

我们刚刚相识

Women Ganggang Xiangshi

王晓亭 著



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我們剛剛相識

王晓亭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内 容 摘 要

这是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一段真实故事。三十名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子相聚在北京清华东路的一所高等学府,开始了他们火热的大学生活。在这个平凡而光荣的班级里,有思想上进、学习刻苦、热心集体活动的系团总支副书记王哲,有擅长辩论、为学校大大小小的事务“瞎操心”的校学生会主席李文革,有看似玩世不恭、不务正业,实则善良友爱、待人真诚的《群言》报主编张子轩……。他们逐渐褪去大一的青涩与稚嫩,从迷茫和蹉跎岁月中走出来,汲取知识,追求真理。在四年充实而欢乐的大学时光里,他们播撒着友情的种子,守护着一份永远的纯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刚刚相识 / 王晓亭著.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655-1784-6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3867 号

书 名 我们刚刚相识

作 者 王晓亭 著

责任编辑 童 云

封面设计 郑 川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电 话 发行部 010-62818525, 8625

编辑部 010-62732617, 2618

网 址 <http://www.cau.edu.cn/caup>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 092 32 开本 20.5 印张 27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责任校对 王晓凤

邮政编码 100193

读者服务部 010-62732336

出 版 部 010-62733440

e-mail cbsszs @ cau.edu.cn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录

引子 / 1

第一章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 5

第二章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 15

第三章 精神食粮胜于物质食粮 / 29

第四章 一池春水起波澜 / 39

第五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 51

第六章 建工系庆三八舞会 / 67

第七章 最好吃的一顿早餐 / 79

第八章 愚人节真是愚人啊 / 89

第九章 还学生一个清静的学习地 / 105

第十章 受气媳妇熬成婆 / 123

第十一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 129

第十二章 这不是土豆烧土豆吗 / 139

第十三章 风花雪夜 / 149

第十四章 门当户对的友好班级 / 159

- 第十五章 开成了恋爱动员会 / 171
- 第十六章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 183
- 第十七章 来自复旦大学的报告 / 195
- 第十八章 当导演也没那么难 / 205
- 第十九章 搬掉学生活动的绊脚石 / 215
- 第二十章 惊艳全校的女足 / 227
- 第二十一章 写一封不落俗套的催款信 / 237
- 第二十二章 还我校舍 / 247
- 第二十三章 振兴农工大，责任你我他 / 261
- 第二十四章 “搂草打兔子”
——捎带干的活儿 / 269
- 第二十五章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 279
- 第二十六章 放在心里彼此珍重 / 289
- 第二十七章 一年之计在于春 / 297
- 第二十八章 五瓣的丁香花 / 305

引 子

“来来来，哥们儿，吹了这瓶！”这是 218 宿舍张子轩的声音。

“小样儿，长能耐了你！敢和我挑战！你说吹几瓶？”章明捷像斗红了眼的公牛一样和张子轩叫上了劲儿。一旁站着的虞卫军和王哲手拿啤酒瓶，笑咪咪盯着他俩，都是一副坐山观虎斗的神情。

“老四啊，真羡慕你俩修成正果，毕业时爱情、学业双丰收。不像我老五啊，孤单单一人来，孤单单一人走，回去还得等二次分配！”章明捷灌了半瓶啤酒，半是嫉妒半是后悔地转头对身边的虞卫军说。“呵呵，不过咱们说好了啊，你办喜事儿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寄请帖啊。”

“你小子！”虞卫军这个麻秆儿嬉笑道，“一定一定，以后生了儿子还得管你叫五叔！”

“老三啊，你的硕-博连读现在是铁板钉钉了，可我怎么就是放心不下你的个人大事呢。你老是这么对女生不理不睬的，得耽误多少美女的前程啊？可别引起公愤啦！”张子轩也戏谑地对王哲说。

“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肯定不会打光棍！”被称作老三的王哲听了哈哈一乐，露出他那招牌式的腼腆笑容。

.....

这是 1990 年 6 月 20 日的夜晚。

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校园西北角的松林宫里，土木八六级正在举行他们的毕业聚餐。此时，全班三十个同学围坐在工会的两个乒乓球桌旁推杯换盏，不断有瓶子的撞击声和碰杯声中夹杂着的豪言壮语，掩盖着酒入喉咙的咕嘟声，此起彼伏。看凳子边和墙边那横七竖八躺着的几十个空啤酒瓶，就知道已是酒过三巡。再看看桌上吃了一半的“丰盛”晚餐吧：花生米、凉拌西红柿、凉拌粉丝、火腿肠、豆豉鲮鱼罐头、酱牛肉和猪肝。

218 宿舍另一位叫于文雍的，此时酒壮色胆地走到号称“凤辣子”的女生夏荷旁边，拍拍她的肩膀：“夏荷，咱们干一杯吧！”

夏荷转过头来，没有答话，仰脖就将茶杯里的啤酒喝了个底朝天！

于文雍被夏荷的豪情吓得愣住了一会儿，然后不管不顾地说：“呵呵！厉害了你啊，记不记得前年冬天，咱们在平房那儿打雪仗，你怎么那么不经打？一个雪团就哭得一塌糊涂，搞得我在同学们面前都下不了台。”

其实夏荷和几个女生在聚餐开始后不久，就一个个失去了往日的欢笑。此刻听于文雍提起以往和同学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讨厌！你……你干嘛提起这事儿？”夏荷抬手擦了一下眼睛，哽咽地说：“也不知咱们啥时候还能再聚在一起，痛痛快快打一回雪仗了！呜……呜呜”说着说着，这个一向豪爽的女孩竟然伤心地哭出声来。

喧嚣着、叫唤着、狂饮着的同学们听到夏荷的哭声后都静了下来，继而这哭声就像导火索，让所有同学的离愁别恨似决堤的大海再无遮拦，汹涌而出。

“我们今天相聚，相聚在他乡异地……”不知是谁哼出了刚刚拍摄的校园电视剧的主题歌。“不要悔恨昨天，昨天在梦里。今天的同窗，明天的伴侣，你祝愿我成功，我祝愿你如意。明天就要分离，分离在他乡异地。不要想起今天，今天在梦里。今天的同窗，明天的伴侣，不要迷惘犹豫，我们总会再相聚”，所有人情不自禁地和着节拍唱了起来。

这歌声多情而忧伤，真挚又奔放！在这静静的夏夜里，歌声从松树的缝隙里透出来，流淌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又飘散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第一章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同学初识

校园参观

班会选举

走出北京站站口时，张子轩将一个棕色的行李箱小心地放在脚边的地上，长舒了一口气。经过 18 个小时的拥挤，火车终于到达了终点站——首都北京。

北京的天真蓝啊！不像江南的老家，在这个盛夏的季节，天空总是翻滚着没完没了的浓云，转眼间就是一场瓢泼大雨。而在大雨之后，天空却又满是灰蒙蒙的水汽，永远没有清澈的时候。他望着远处森林一般茂密、仰头都能累着脖子的高楼，看着来往如梭的的士和飞若光圈的车轮，以及街道旁、广场上五彩缤纷的花阳伞，还有花阳伞下抹着鲜艳口红的少女和穿着碎花裤褂的妇人。那些彩色的人流向四面八方散开，又有彩色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来，赤橙黄绿青蓝紫交相辉映、闪闪烁烁。张子轩的心里不禁涌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这么多的人，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张子轩站在汹涌的人潮里，忽然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只蚂蚁，不知东南西北，似乎找不到自己的路，也不知道要去往何方。他想

不到在刚一踏上这光怪陆离的首都土地时，就激动得一下子迷失了自己。他的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害怕自己会不会成为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是迷路了？在自己将要生活四年的首都？此时此刻，他突然那么想念那飘散着麦草香味的乡间小道……

“喂！小伙子让一让，别老堵着门口！”一个戴着红袖箍的大爷将他从迷茫中唤醒。他赶紧背着包提着行李箱朝广场中间走去，因为他记得录取通知书中说，在广场上会有学校派去接站的车辆。果然，在一片红色横幅的海洋中，他找到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新生接待点。看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接待老师，张子轩心想，他们也许就是高一级的同学吧？等踏进车门，坐到大巴的座位上后，他的心里又变得前所未有的踏实。他知道，就是这辆大巴，将要把他和车上其他几十个和他一样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年轻人载向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一路上，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车窗外这个新奇的城市，看着车流和非机动车道上挤挤挨挨的自行车，他竟然没有来得及思索自己以后的学校会是怎样的？似乎只有几十分钟吧，校车停在了一个气派的大门前。车上的人们估计大多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但从太阳的角度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正南向的大门。大门前是一个较大的广场，广场上摆满了各色的鲜花，但只有那火红耀眼的一串红似乎格外引人注目，给周围平添了不少喜庆的色彩。大门的东西两边各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门柱，左边的门柱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匾牌，右边的门柱上挂着“中国机械科学研究院”“中国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匾牌。

“哦，这么牛气的单位原来都属于农工大！”第一次站在学校大门口时，子轩心中的骄傲感油然而生。但忽然又觉得不对啊，地球物理似乎和农业工程毫不相干呐？想了一会儿，又似乎想明白了：农业工程肯定是离不开地球的，这两者应该还是有内在联系的！

进入大门后，正对着的似乎是一个大教学楼。淡褐色的水刷石外墙，显得典雅庄重。校大门和教学楼之间的正中央有一块十几米

见方的绿地，绿地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毛主席雕像。围绕在绿地周边，张挂着一圈红色的横幅，横幅下，是各个系笑容满面、喜气洋洋地接待新生的学生们。接待桌上的录音机不知疲倦地播送着学长们录制的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欢迎词，嘈杂而又热烈。

张子轩转了一圈，找到了建工系的横幅。递上录取通知书后，几个热情的学长们帮他跑前跑后地办完了入学手续。接着，一个自称姓莫的土木八五级男生领他去宿舍。一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提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学生们，个个脸上充满了喜悦和兴奋。子轩满眼的新奇，而莫学长也不厌其烦地讲解：“刚才见到的是主楼，这是学生食堂，那是大礼堂，这是操场……”

“这些小平房是干什么的？”张子轩看到运动场南边一排破旧的红瓦平房，一下子觉得像是回到了农村，很是亲切，于是憋出句普通话问接待他的男生。

“噢，这些啊？这是一些打杂的人住的。”学长打着哈哈糊弄新生。“快看！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男生宿舍区——南楼、北楼。”

张子轩抬眼看了看这两栋灰色外墙的五层宿舍楼，还没有从新奇中醒过神来，就已经跟随着学长到了北楼 218 宿舍的门口。

刚从耀眼的阳光下进门的张子轩稍稍调整了一下晶状体才适应屋里的光线。宿舍其实也并不是很暗，因为门对面是朝北的一扇大窗，在门窗连线的两侧，分别对称布置了两组上下床，其中一个紧靠门边的下铺，已经放上了好几个行李箱。紧靠窗户边，是两张书桌，书桌底下，放着几把方凳。

张子轩进门后，怯生生地把行李也放到门边的空床铺上，然后找到了贴着自己名字的床位，原来是一个靠窗户西侧的上铺。刚把铺盖放到床上，下铺的那位戴着一副大马哈变色镜的兄弟伸出手来：“你好，我叫马昊然，河南来的。”张子轩礼貌地和他握握手，心想这哥们挺能赶时髦的，在宿舍还舍不得摘墨镜。正想着呢，对面下铺的同学也站起来主动打起了招呼：“虞卫军，是浙江的。”虞卫军操着一口很有风味的“浙普”，让人听着就想乐。张子轩看了一眼，

这个虞卫军个头能有1.80米，身板真是根麻秆儿，脸上还架着一副像瓶子底儿的镜片，看着他，总让人想起相声演员马三立。

正在聊天的时候，又一个同学提着行李走了进来。进来的这位身高和虞卫军差不多，卷发，也戴一副眼镜。他将行李放下后，噤噤顺着床梯就爬到了上铺。张子轩看床头贴着的名字，知道他叫于文雍。马昊然急忙大叫道：“喂，哥们儿，等会儿！那床铺上的灰尘你得先扫扫啊。”

于文雍尴尬又感激地笑了笑，从床上退了下来。

到下午时，宿舍已经来了六位同学了，加上来送上学的几位家长，屋子里大家说说笑笑，热闹极了。就在大家整理行李和闲聊的过程中，却见走廊斜对面219宿舍一位个头不高的男生，穿着一双拖鞋，迈着鸭子步，在三个宿舍间串来串去地忙着清点人数。

张子轩和马昊然相互打探：“这哥们儿干嘛的啊？想得挺周到，难道是咱班主任？看着这岁数好像和大家差不多啊。”正在大家猜疑的时候，那个男生竟然挨个儿把大家的饭菜票发了下来。对于新生们来说，这可真是及时雨，大家正愁晚饭怎么解决呢！所以甭管他是不是班主任，就冲这一点，同学们对他还是颇有好感的。

吃完晚饭，一位40来岁的女老师来宿舍向大家问好。同学们这才明白，真正的班主任陈老师来了。她到各个宿舍介绍那个给大家发饭票的男生是219宿舍的陈峻，是临时班长，暂时协助班主任联络各位同学。听说218、219、221这三个宿舍同属一个班，有一些安顿好了的生性好动的同学就开始相互间串动起来，抱着赶早不赶晚的心情迫不及待地要去认识要与自己相处四年的新同学。

这一晚对于许多新生来说都是不眠之夜。比如218宿舍吧，大家在此之前都只是在自己的城市（或者叫小镇）生活，还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这样能接触五湖四海的同学。七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哥们儿虽然性格各不相同，有的内敛、有的外向，但一样的青春年少，一样的有远大抱负，一样的有求学热望。大家很快就没有了生疏感，仿佛天生就是为了聚集到这个宿舍而来的。大家兴奋地谈论着自己

家乡的风土人情、饮食起居，每一位同学所描述的一切对于其他的六位同学来说都是那么新奇。从云南来的章明捷个头不高，肥头大耳的，跟其他几个明显缺乏营养的瘦瘦的舍友相比，就像一个胖子站在埃塞俄比亚难民之中，显得格格不入。虽然他也尽量憋出一口普通话，但浓重的西南方言还是让人听起来不知所云，因此有的话经常要重复几次大家才能猜出大概，其搜肠刮肚、抓耳挠腮的窘态让最后一个来校报到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郑伟诚觉得着实可怜！心里叹道：看把这孩子累的！普通话有这么难吗？我打小就会说，有啥难的呢？

大家一直聊到半夜，几个人才各自躺下，熄灯睡觉。第二天，不到八点，临时班长陈峻开始到各个宿舍催大家去学生食堂前集合，由辅导员带领参观校园。同学们兴奋地走出宿舍，三五成群地聚集到食堂门前，盼望着第一次认识全班同学。

整队完毕后，待看清楚前面站了整整一排女生时，有几个男生心里不禁窃喜。

221宿舍的刘洪涛就是这样的一哥们，这位来自湖南的男生，1.76米的个头，浓眉大眼，长得清瘦俊朗，也不知大清早往头发上抹了什么东西，三七分的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光可照人，上身一件花格T恤，下身一件浅色喇叭裤，看起来俨然一纨绔子弟。就他这身打扮，要是遇上“严打”，非被抓起来不可。刘洪涛之所以如此关注男女生比例，是因为他听上届的老乡讲，工科院校有好多和尚班。大学四年下来，弄得很多男同学内分泌都失调，导致教室里尽是一些满脸青春痘的家伙。据说有的老师第一次到和尚班上课时甚至被吓一大跳，以为误闯了医院的皮肤科门诊室。刘洪涛粗略往队伍里扫了一眼，心里嘿嘿暗笑：阿弥陀佛，天可怜见！在这样一个农业院校的班级里，竟然有十个女生！真该好好感谢感谢这些招生的老师。刘洪涛胡思乱想着，喜悦却写在了脸上。

此时，辅导员站在前面等大家排队点名。瞅着空隙，辅导员再一次正式自我介绍说姓陈，是湖南人。许多同学也是第一次在白天

近距离接触自己的辅导员——也就是高中所说的班主任，想想要和这位老师打四年的交道，大家不禁仔细打量了一番，总体的感觉是慈眉善目，好似邻居阿姨，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的，想来脾气应该也不错吧。

点名完毕，发现只有一个叫白晓曼的女生未到。陈老师看了看手中的花名册，知道是住在五四楼 420 宿舍的。对于这个迟到的女生，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尤其是男同学们似乎更加充满了期待，很想见识一下这个大学里第一次集合就敢于迟到的勇敢的女生。

这时，前排一个女生自告奋勇地说：“陈老师，我和她一个宿舍，我去叫她吧！”

“是吗？那好，快去快回，可别一会儿又要我们派人去找你啊。”

主动要去叫人的这个女生叫夏荷，山东人。高挑的个儿略显纤细，齐耳的短发，戴着一副淡红色镜框的眼镜儿。她之所以急于去叫，一是热心肠，而且与白晓曼同一宿舍，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是特招的长跑运动员，跑个来回明显比别人轻松。夏荷往五四楼方向才跑了几十米，就见白晓曼正迈着碎步朝这边跑过来。这就像汽车刚刚起步却要踩刹车一样，急性子的夏荷很不甘心，忍不住对晓曼喊道：“白晓曼快点，都在等你呢！”

大家不由得伸长脖子注意起远处跑过来的这个叫白晓曼的女生。只见她个头不高，一件淡绿淡绿的衬衣配灰色长裤，衬托得她身材很苗条。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在脑后简单地扎了个马尾辫，显露出一张标准的瓜子脸来。可能因为小跑加上心急的缘故，那张白皙又略显红润的脸庞，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叫白晓曼？做事儿还真是挺慢的啊，该不是故意吧，想给我们男生留一个深刻印象？不过看起来还真是个惹人怜爱的江南女子。刘洪涛暗自想着。

“好，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参观！”陈老师带着三十个同学从食堂开始逐一参观起来。

一开始，大家还充满好奇，满心欢喜。可参观完修理楼后，心

情却有些变样了。

“切，原来大学实验室这么破啊，比不上我们高中的化学实验室，还好意思吹。”221宿舍一个叫周烨的感慨道。周烨是从西部一个省城来的，听说他所在的中学物理和化学实验室条件不错。

“对啊，还是平房，进来老鼠怎么办？”真是啥人说啥话，一个叫沈丹枫的女生不大的声音在周围引起一阵共鸣。

这还不要紧，在从修理楼出来的那条沙石小路上，小沙粒见缝插针、不屈不挠地钻进几个女生的凉鞋，咯吱得她们龇牙咧嘴。

“这么破的路也不修修。还修理楼呢，先修路吧。”刘洪涛憋不住发起牢骚。

“呵呵呵。”刘洪涛的话引来男女同学的一阵笑声。听到女同学们被他的话逗乐了，刘洪涛不禁有点小小的满足感。

“看看，还到处都是煤呢！咱们宿舍去买个煤炉吧，以后不愁没有烧的了。”218宿舍的章明捷也发着牢骚。

等从材料力学实验室和土力学实验室出来后，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陈老师知道，学校本来是想通过参观校园，让同学们了解新学校，增加自豪感。没曾想参观的结果简直是事与愿违，许多人失望之极，原来很激动的心情竟然变得沉甸甸的。于是，她给大家鼓劲儿说：“同学们，你们别看房子虽然有点旧，可这些实验设备在学院路的八大院校里还算很不错的哦。当然，有些设备还不全，这也不要紧啊，因为我们系和清华大学有协议，以后可以到清华大学去做试验。”

果然，大家一听可以有机会去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上课，马上觉得和清华沾上了亲戚关系一样，又开始叽叽喳喳地兴奋起来。

吃罢晚饭，班头又挨个宿舍催促晚上七点半到教室开班会。大家似乎都没有预料到大学的头一天就会如此繁忙，刘洪涛免不了心里直嘀咕：“这大学怎么比高中还累呢？”

一进教室，大家又叽里呱啦议论起来。这可是大家第一次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啊，心里非常的激动！早就习惯了高中六七十人的大